

启蒙意识与实证精神光照下的课题式科幻创作

——评刘兴诗科幻小说

王一平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46)

[摘要] 刘兴诗乃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往往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启蒙精神, 以及通过实证研究与科学技术来振兴国族的强烈愿望; 此外, 刘兴诗的作品还受到其所处的学院体制环境的影响, 形成了“一事一文”的类课题研究式的写作模式。同时, 刘作在选材上偏好各国的历史、地理题材, 并将史、地内容相结合, 辅之以奔腾的想象力、巧妙的悬念设计和浪漫主义笔法。由此, 刘兴诗的小说确立了中国“硬科幻”的某种标准, 拓展了科幻小说的题材领域, 提升了写作技巧, 为一个时代的科幻小说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兴诗小说的此类特色在其名作《美洲来的哥伦布》中得到了颇为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 刘兴诗 科幻小说 启蒙精神 实证主义 课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13)01-0074-07

The Project-based Writing in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and Positivism: On Liu Xingshi's Science Fiction

Wang Yi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highly regarded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of the 1980s, Liu Xingshi shows the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will of revitalizing China by positivism method and enh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is fiction. Liu's work is influenced by his academic career and its "one subject, one article" stereotype is somehow similar to a research report. Liu prefers to set the historical or geographic mysteries as the context of stories and make imaginative use of these materials with the applying of suspense and romanticizing. Liu's fiction establishes standards of hard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and makes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The Columbus from America* is normally considered as his classic and best fiction.

Keywords: Liu Xingshi; science fiction;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positivism; project research

CLC Numbers: N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2013)01-0074-07

收稿日期: 2012-10-19

基金项目: 中国科普研究所“百年中国科幻精品赏析”(2012KPS10)。

作者简介: 王一平, 博士,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Email: lanjiu_1234@163.com。

1 启蒙意识、科技兴国与课题研究式创作

刘兴诗(1931-)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界所谓“重科学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与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并称为当时科幻界的“四大金刚”。刘兴诗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其父为同盟会会员,但刘兴诗生逢20世纪初中国的战乱年代,因此童年经历颇为坎坷,出生后随家人在武汉、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辗转逃难,并经历了中日战争时期旷日持久的重庆大轰炸,而这些遭遇所带来的个人、民族情感的创伤,则影响了他日后的专业选择和小说创作。20世纪40年代,刘兴诗就读于名校重庆南开中学,而在此期间的表现已经显露出其未来的文学个性:热情洋溢而涉猎甚广,爱好创作而浪漫率真。刘兴诗在南开中学时曾加入过许多社团,尤好作文与古典文学。而当老师何仲达评价其词作“清香骚雅,绝似宋人,但不知是否出自心裁”时,不服气的刘兴诗一口气创作了37首词作,由此亦可见其创作活力与耿介的个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刘兴诗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相关专业任教。刘兴诗良好的文史知识基础、深厚的专业背景,以及因其所处时代所拥有的独特经历,成就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和特色。自1961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地下水电站》以来,刘兴诗的科幻创作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一直延续至2000年之后;在此期间,他发表、出版了逾两百部作品(含大量科普著作和儿童文学作品),其中科幻小说集27本,获各类科幻奖项21次,包括中国科幻界最具影响力的“银河奖”[《失踪的航线》(1986年)、《雾中山传奇》(1991年)]。刘兴诗的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美洲来的哥伦布》(1980年)、《辛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年)、《修改历史的孩子》(1999年);短篇小说《北方的云》(1962年)、《游牧城》(1964年)、《柳江人之谜》(80年代创作,2010年出版)、《雪

尘》(1984年)、《雾中山传奇》(1991年)、《童恩正归来》(2006年)等;他任编剧的中国第一部科幻动画片《我的朋友小海豚》,还获得了1982年意大利第十二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

刘兴诗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幻作家,也是世界科幻作家协会的首批中国会员之一,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积极参与者。正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和对科幻界发展历程的反思总结中,刘兴诗提炼出了自己的科幻创作理论,他认为中国科幻小说应该具备“科学性、文学性、民族性、现实性四个要素”^[1]。具体来说,“科学性”是强调科幻小说中应具有基本的科技原理、材料和论证等“硬科幻”内容;“文学性”是指对主流文学创作技法的借鉴与靠拢;“民族性”意在倡导一种中国风格(元素);“现实性”则如有论者所提出的,主要是指题材内容上的“面对现实,触及社会,揭示生活中的矛盾”^{[2][3]}。总的来说,刘兴诗具有鲜明的的问题意识,同时主要是从文学的社会功用角度来看待科幻小说的。

事实上,从刘兴诗自身的创作来看,作为出生于20世纪前期的科学家,刘兴诗身上显然带有自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忧患意识,而具体在小说创作中,便突出地表现在刘兴诗承续了清末以来的国民启蒙意识与科技兴国的热望,并将其融入到科幻小说与创作理论中。而从这样的创作话语背景出发加以体察,便不难理解刘兴诗小说中不时显现出的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如在小说《修改历史的孩子》中,作者让当代中国儿童回到过去,利用现代科技工具的强力(暴力)改变了遭受欺侮的近现代国族历史。在此,转而成为虚构作品作者的刘兴诗无意于重复“改变过去”这一常见的科幻命题,而将笔力放在科幻小说的主人公,亦即启蒙的对象、国家未来的希望——儿童身上,与作为启蒙神话代表的科技相合一,以宣扬科技与理想的“科技人”的伟力。在此,一方面,正如王德威在评论晚清科

幻奇谭时所说的,“与历史小说无可逆转的时间设计形成对比的是,科幻奇谭这一文类可把‘过去’(pastness)拯救回来,……例示了当时作家文人与时间赛跑的欲望”^[3];同时,除了在虚幻的“文本实验”中改变民族落后史之外,创作高峰期处于当代的刘兴诗更为注重的则是,如何由此进一步生发出对国族未来历史路径的现实设计:科技兴国。如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所言:“赞同启蒙主义理想的作家,倾向于书写积极的科幻小说,这些小说中,社会和人类生活会随着这些领域的进步而得到改善”^[4],刘兴诗笔下众多具有科普色彩的科幻小说,往往便倾向于确立与强化科技及其理性作为达成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的形象,而较少对作为邦国救赎者的科技做出负面的描绘与评价。

由此,在现代启蒙精神与依靠科技振兴国族的双重关照之下,刘兴诗以“个案(课题)研究”的方式,创作了众多具有问题意识的小说,这些作品很少强调故事人物,而是大都围绕某(几)个具体的科学或技术课题展开。刘兴诗曾提出,如果作者从事相关科研工作,在研究中针对某课题掌握了一些切实可靠的材料,并基本能够预见其结论,但要以此解决现实课题却又嫌不足,那么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敷衍出科幻小说,他认为,科幻小说的创作能够成为“科研课题的直接继续”,并且可能对该课题的研究起到指导作用^[5]。在小说《北方的云》中,作者开篇即将课题/问题提出:内蒙古浑善达克沙漠的农业试验站因故急需大量降雨来维护作物的生长,如何通过人工调控将雨水从北京送往数百公里外的试验站,就是一项既有现实意义又富有科幻意味的命题。最终,刘兴诗运用专业知识提供了一套合理而具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利用热核蒸发器在他地蒸发水分以形成含水丰富的气流,通过人工控制送往需雨地区并形成降雨,最终圆满解决了需雨区的灌溉问题。

实际上,课题研究式的写作方式贯穿于刘兴诗的小说创作中:在《恩戈博士的飞行小

屋》中,失去双腿的恩戈博士如何能够自如地去往世界各地进行野外考察?秘诀在于他拥有了一座能够声控的喷气式飞行小屋,正是这种“飞毯”式的先进交通工具,使他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仍能够探访四川卧龙大熊猫栖息地;在《美梦公司的礼物》中,针对儿童在成长学习期间常常面临的自觉学习意识不足等问题,作者提供了“梦授学校”,即在梦中学习知识这一高效的趣味学习方式;而《魔镜》则因一起寻物事件而起,引出神奇的“魔镜”——一种全息光波追踪仪,能够借助物体的光影效应,通过小镜子发射出全息光波精准地找到一定范围内的目标,由此解决了人们寻找失物的苦恼;而《山谷里的“冷湖”》则以果农在培植果树时遇到的奇特现象为引,用科学调研的方式查明了桃树染怪病的难题;等等。

不难发现,刘兴诗科普式的“一事一文”的创作方式正是依照自己所提出的“幻想从现实起飞”的理论来进行的。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之下,他的小说往往以基础性的物理、生物、海洋、地质、气象学等知识为基石,坚实地展开具有较强现实性、可行性的课题设计,而少有高蹈入云的飞跃式构想;实际上,刘兴诗的小说大多具有鲜明的现实感,他以扎实的创作实践真正阐释了自己所主张的“现实性”的具体内涵。

2 实证主义精神的张扬——以《美洲来的哥伦布》为例

在启蒙精神的光照之下,刘兴诗的小说在形式上表现为课题研究式创作模式,而体察这背后所透露出的思想及方法原则,则可以说是作者所具有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精神的体现。这种求知于经验材料,将知识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科学精神,在刘兴诗的成名作暨代表作《美洲来的哥伦布》(以下简称《哥伦布》)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事实上,正是因为小说内蕴的这种精神硬核,才使这篇在科技设想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超前成分的小说,成为当时“硬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 小说的代表作。

在谈及《哥伦布》创作始末时，刘兴诗说：“1963年，我读英国科学家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时，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书中说，在英格兰西北部马丁湖底的泥炭层中挖出8只独木舟，‘它们的式样和大小，和现在美洲使用的没有什么不同’，不由使我心中一震，因为我对考古学有一些了解，深知两个距离遥远、素无来往的民族，其文化特征是不可能完全雷同的。”^[5]而正是从这一让人迷惑的现象出发，刘兴诗从自己所从事的地质学的角度进行了大胆的推理，他认为“埋藏独木舟的泥炭生成于四五千年前，其时正值墨西哥古印第安文化的一个渔猎鼎盛时期，一些出海捕鱼的印第安独木舟，很容易被横越北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流冲带入海”，“一只侥幸脱险的独木舟抵岸后，其成员登陆后进入内陆湖区……制作了一批新独木舟安然生活新的领地”^[6]。由此，在经过多年的资料收集、整理、核查等之后，刘兴诗演绎出了这篇在20世纪80年代与《珊瑚岛上的死光》（童恩正，1978）齐名的早期科幻经典。

《哥伦布》对主人公威利着墨颇多，在此，威利可谓作者理想中的实证精神的人格化身。小说中，英格兰北部湖区青年威利在童年时曾在家乡湖底发现过一只古代的橡木舟，这只深埋湖底的神秘独木舟引起了他的好奇，但小船未能留存下来；几年后，郡城博物馆馆长却根据“历史法则”，即所谓的“两个互相隔绝开的古代民族，文化遗物不可能完全相同”的理论向他宣称，绝不可能在英国找到此种样式的独木舟，这激发了他探索独木舟来历的强烈愿望；此后，威利偶然在墨西哥看到了和当年的独木舟一样的古印第安小船，他认为这说明那只独木舟确实是古印第安人的物品；但他又必须进一步解答，古印第安人是如何驾着简陋的独木舟从墨西哥到达大西洋对岸的英格兰的？

正如《山谷里的“冷湖”》中人们对桃病问题所做的“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论证”一样，在《哥伦布》中，作者借富有航海经验

的老水手之口提出了极具启示性的假设：很可能是墨西哥湾流将印第安独木舟送到了英格兰海岸。墨西哥湾流起源于墨西哥湾，经佛罗里达海峡沿美国东部海域和加拿大纽芬兰省向北，跨越北大西洋通往北极海，从流向等各方面看这一设想都颇为合理，然而问题却在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最终，威利决定自己驾驶独木舟横渡大西洋以验证此说。在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中，威利遭遇了诸多磨难，但他最终抵达了苏格兰海岸，证实了古印第安人确实有可能早已到达过英国，即所谓的“美洲来的哥伦布”是可能存在的。

《哥伦布》一文发表之后颇受关注，刘兴诗被饶忠华等视为“凡尔纳派”，即“重科学派”的代表（与童恩正所属的“威尔斯派”，即“重文学派”相对）^[256]。但若细考之，这一说法虽然颇符合当时科幻界的风尚，却是一种相对较为空泛的划分方式，无法更为确切地表现刘兴诗的个性特色，实际上，“重科学派”的称谓不如“重实证派”准确。有论者认为，刘兴诗作品的特点在于“在可靠的知识基础上，提出某些符合科学实际的预见”^[257]，所谓“可靠的知识基础”、“符合科学实际”，究其实质，便是在小说中，作为课题研究执行者的主人公——如威利，能够运用实证方法论证事物的真实性——如解决《哥伦布》中的三大问题：湖底的独木舟与美洲独木舟是否偶然相似；独木舟如何能渡海远行数千公里；驾驶独木舟的人在长途旅行中是否可能存活下来。因此，唯有主人公进行实证式的考察、推理、论证，得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结论，小说方能达到作者既定的目标。

可以说，刘兴诗众多小说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实证主义精神。除《哥伦布》外，在名作《雪尘》中，刘兴诗将好友童恩正和自己化名为考古工作者曹仲安和地质队员卢孟雄，探查了西藏曲凝卡瓦山，最终破解了传说中的雪山魔王“曲凝大神”及其念珠的真相。在此，雪神震怒、古老的雪山传说并不被视为古老民族中常见的自然神话，而被看作虚假的存在，是不

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6]，是在力图破除神话（迷信）而确证自身的启蒙理性所要极力拆解的对象，这也正是古典科幻小说中“科学”与“神话”二元对立，而作者力图用科学来完成对世界（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解释、“祛魅”（disenchantment）的体现。

当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将实证性渗透到故事中的同时，作者还把对于家国（落后）历史的认识及其未来（崛起）的期望融入到了《哥伦布》之中。从结构模式上看，《哥伦布》中的主人公对“美洲独木舟到达欧洲是否可能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一历史命题的重新考察论证，乃是普罗普（Propp）所谓的对“匮乏”的“补救”，这种补救与“生病的国王为恢复健康而寻找药水”相似。如小说所言：

“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一些种族主义者坚持这种观点，认为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这儿是一片‘文化的荒漠’呢！”那位墨西哥朋友提醒我们说。

“多么可耻啊！”我心里想，“如果我有机会，一定要设法证明古印第安人的勇敢和智慧，它是一个永远值得人们尊敬的伟大民族。”

“是的，朋友，”萨尔凡多博士也同样万分激动，“这就意味着，不是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发现’了新大陆，而是美洲来的‘哥伦布’首先到达欧洲。”^[7]

由此，关于落后民族“迟到”（于现代化）而造成的“匮乏”的隐喻，与从历史角度对西方世界作为现代人类历史的领先者/中心的合法性的否定——“补救”，构成了《哥伦布》全文的基本张力关系，而小说内在的“匮乏/补救”的程式，也使得读者在阅读完前述全部的科学考证之前，业已被引向了作者所设定的命题结论之中。

此外，尽管《哥伦布》的写作堪称严肃创作的典范，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个别瑕疵和不够圆整之处，如威利称人们在排干湖水时的兴奋之情“真比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但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乃是北美节日，英国很少有人庆祝该节，英格兰少年威利用感恩节进行

比拟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拥有当代知识且得到潜水艇暗中帮助的威利能够完成渡海航行，是否就足以证明古印第安人也同样可能完成这段旅程，即威利的实验是否就是“判决性”的，恐怕仍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无论如何，在小说创作中，刘兴诗始终都是紧贴实际的科研材料来发挥想象的，正是依靠材料的逐步铺展、逻辑的推导、结论的得出和证明，方才构成了刘兴诗的“硬科幻”课题的核心部分，亦由此体现了他的实证主义的根本精神。

3 史地合一、悬念设置与浪漫色彩

在小说题材方面，刘兴诗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其选材上常见的历史素材与地理题材的交织与合一。一方面，他往往如叶永烈所言“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亦即在小说题材上多回溯历史，将过去的未解之谜作为演绎的对象（即使讲述当代故事，刘兴诗也多采用“倒叙”的方式将其“历史化”）。刘兴诗亦曾自称其开创的乃是“历史科幻小说”，其中如《哥伦布》、《雾中山传奇》等可谓这一类型的代表。不过，正如刘兴诗本人所宣称的：“其实未来式也好，过去式也好，许多作品都是言在未来，意在今天；言在天外，意在人间。”^[8]刘兴诗的小说在时间线索上常常是贯穿于过去与未来的，较少有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工业文明色彩，但最终指向仍落脚于当下与现实，又如在《童恩正归来》中，叙述者“刘兴诗”尽管跨越了阴阳的界限，回到了三四千年前的古蜀时代，但小说的真正主旨仍在于对三星堆、金沙遗址等考察结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作者甚至刻意在文末列出了该小说的“参考文献”，更可见其希望当代考古界与时俱进，形成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式的苦心。

另一方面，刘兴诗拥有独特的地质学专业背景，因此他的小说常常涉及地质、地理内容，如小说《喜马拉雅狂想曲》便假设了青藏高原不在中国西南部而在东南部的全新地理状况，而面对这种极端的变化和巨大的难题，作者大胆地设计了打开喜马拉雅山墙的方案，最

终挽救了人类，这样的科幻故事是无专业背景的作者比较难以给出合理构想的；不仅如此，刘兴诗还参与了众多现实的科考项目，有着其他科幻作家所难以获得的第一手科考材料，而他的部分小说甚至更像是地质、考古的科考文献的转述，其典型代表如小说《柳江人之谜》：80年代初，刘兴诗曾和周国兴、童恩正等人在广西柳州白莲洞进行过考察，并由现场环境等推理出在附近发现的柳江人头骨乃是属于白莲洞人的，由此，刘兴诗记述了此项考察工作，同时杜撰了白莲洞的两个原始人先后因故客死在外的故事，刘兴诗称该故事是“完全实地摊开科学材料和我们的观点”^[5]，而这样便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这种叙述方式使《柳江人之谜》带有了某种“元小说”（meta-fiction）的意味，小说在“柳江人阿蒙和阿嬷的故事”层次上是虚构的，但在此之上的叙述层次中，叙述者“我”究竟是用来消解“柳江人故事”的真实性的、作者虚构的人物，还是如作者自述，是在缺乏直接佐证的情况下进行科学推理的刘兴诗本人？不仅如此，“我”在叙述结尾处，还给出了关于柳江人之死的另外三种可能性供读者选择，这与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名作《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en*, 1969）颇为形似；最后，《柳江人之谜》全文在“我”感慨这是一个“难忘的仲夏夜之梦”中结束，同样颇富意味。不过可惜的是，刘兴诗的小说并未朝此方向继续走下去，作为中国科幻的一个“黄金时代”（1978—1983年）的代表作家，刘兴诗尚未能带领科幻文学完全进入到与主流文学思潮与技巧的汇合乃至超越之中。

总的来说，刘兴诗的小说偏好历史与地理题材，并多将两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如《哥伦布》的场景就在英格兰、墨西哥等地转换，同时结合了对独木舟的历史追溯而展开；《雾中山传奇》的主人公则由中国的成都、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古“南方丝路”一路行来，并穿梭于神秘的佛教传说与印度戒日王时代的历史烟云之中，颇为曲折诱人。可以说，在科幻小

说领域，作者对史地结合、虚实相生手法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除此之外，刘兴诗的科幻小说不论篇幅长短，在布局上通常都结构简明、线索清晰，较少横生枝蔓。一般来说，类型小说的常见模式便是铺设一个大悬念统领全文，并在此之下设置一系列相关的小悬念或局部悬念（事件），在——释悬之后（事件的解决与焦点的转移），最终完成对大悬念的解决。刘兴诗的科幻小说娴熟地运用了此种技巧，且多以某个科研课题的完成为总悬念，结构巧妙地展开故事，如小说《哥伦布》、《童恩正归来》等采用的都是此种悬念结构。在《童恩正归来》中，小说以叙述者与已去世的友人童恩正的神交开篇，铺设出让人颇为惊疑的总悬念；此后两人相约凤凰山，而叙述者则巧遇鬼魂“古迂夫”，并与其针对《华阳国志》所载的关于古蜀王蚕丛氏的问题展开论辩，由此解决了蚕丛氏纵目（鼓眼睛）等形象的谜题；此后，叙述者又将线索引向蚕丛氏之后的蜀王鱼凫王处，在对鱼凫王时期的考察中，叙述者关于三星堆遗迹之谜的推理得到——证实；最终，小说点出童恩正何以显魂的根本原因：通过上述数个悬念的破解，证明了叙述者和童恩正关于当代考古方法的主张的正确性；由此，作者表达出希望考古界不再故步自封，而采用综合研究方式的学术主张。这是一篇颇有玄幻色彩的小说，但同样具有刘兴诗小说的典型悬念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刘兴诗的小说还明显受了《一千零一夜》等浪漫主义叙事作品的影响，部分作品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刘兴诗不仅在小说中经常提及《一千零一夜》（如《哥伦布》、《美梦公司的礼物》中等），更借用其中的“辛巴达航海记”的模式而创作了其代表作《辛伯达太空浪游记》。《辛伯达太空浪游记》的主人公乃是传奇英雄辛巴达的后人，在他看来，古老的地球已经像任人参观过千万次的金字塔，丧失了一切神秘感。对一个属于充满了热烈幻想和勇气的新时代青年来说，只有广漠无边的宇宙太空才是唯一的出路。由此，他借

助科技的力量,将人类的探险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太空,有惊无险地游历了长尾人星球、臀木国、毒云人国等七个外星国度,呼应了古代辛巴达航海的七次探险。现代“辛巴达”这样一种挣脱一切束缚、追求自由的欲望,正是浪漫主义的根本精神的体现。此外,刘兴诗小说的浪漫色彩主要还体现在:一、前文已经论及的、小说中上天入地、穿古越今的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二、不时出现的对具有异国情调、民族色彩的风物等的描写(如《哥伦布》对苔丝蒙娜湖的描绘、《雾中山传奇》对苍山洱海风光的描写);三、小说中抒情诗歌的插入(如《辛伯达太空浪游记》的主人公在遭受困厄时吟诵的多篇抒情短诗等)。实际上,这样一种在理性精神之外的浪漫追求,乃源于刘兴诗本人富于反抗、酷好冒险的个性与工作经历。刘兴诗在中学时就经常参加游行示威,甚至面对枪口亦不退让;此后,常年的野外科考工作,跋山涉水、攀崖探洞,直面北极熊、白鲸等活动经历,无不使他对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与征服的渴望,并自然而然地在其小说中幻化为浪漫奇崛的故事情节。

另外,刘兴诗的小说还借鉴了如《格列佛游记》等英美传统流浪汉或冒险小说的形式,这种借鉴在小说每节之前具有提示功能的小标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辛伯达太空浪游记》中的“臀木国故事”的小标题“我,天使在异星降临;木头王国的种种情形;寻找臀木的过程;九十九条腿宰相进了迷宫……”。

总之,作为一位科学家,刘兴诗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及运用启蒙理性、实证主义与科技强力来振兴国族的愿望,此种对科技的乐观设想以及实证精神,实际上确立了所谓“硬科幻”的某种标准;而身为学院体制内的科研工作者的刘兴诗,又偏好采用“一事一文”的课

题研究模式来进行创作。与此同时,尽管刘兴诗的小说时常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题材,并能够将其自然地融合与表达出来,但他此种奔涌的想象力往往仍是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仍是以当代中国及其未来的前途命运为潜在指向的。此外,作为小说家的刘兴诗同样以其作品中巧妙的悬念设计、强烈的浪漫色彩、刚直的文风等为一个时代的科幻小说发展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第二次高潮的领军人物之一,刘兴诗显然能够体会到探索、开辟一条科幻小说的时代新路的不易,诚如其所言,“历史不会记住我们之中某一个人,但是会记住一个时代,一代勇于献身的无名开辟者”,这也正是其“追求的不是一己之荣,而是一个事业的胜利”^[1]的责任意识与文人情怀的极好表达。

参考文献

- [1] 刘兴诗. 呼唤百花齐放的科幻春天[EB/OL]. [2012-07-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27e1ef0100jj7q.html.
- [2] 张大放. 刘兴诗科学文艺作品的风格[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1): 56-59.
- [3]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 宋伟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95.
- [4] 亚当·罗伯茨. 科幻小说史[M]. 马小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8.
- [5] 刘兴诗. 《美洲来的哥伦布》创作始末[EB/OL]. [2012-07-20]. <http://liuxs1931.blog.163.com/blog/static/27825748200731485755628/>.
- [6]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
- [7] 刘兴诗. 美洲来的哥伦布[EB/OL]. [2012-07-20]. <http://liuxs1931.blog.163.com/blog/static/27825748200731491822585/>.

(责任编辑 谢小军)